

娱乐3人吧

沙风景



指间沙，复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硕士毕业，爱多元的文化，爱有趣的文字，爱诚意的美食。

今年4月14日，香港明星曾志伟迎来六十大寿。这个“六十大寿”星光熠熠，场面之隆重近年罕有。TVB请来七百位明星为曾志伟庆生。一二三线艺人络绎不绝地走红地毯时，现场记者数明星数得眼花缭乱手抽筋。更令人咋舌的是，为了避免明星两边跑，香港金像奖宣布为曾志伟生日改期。

这个四月，曾志伟把它过成了“生日月”，几乎夜夜笙歌。曾是

曾志伟的江湖地位

“天皇巨星”的谭咏麟调侃：“皇帝生日有好多贡品，志伟这几天都是这样过！”他本人三年前也过了属于自己的六十大寿，当时半个月就搞了九个派对。今年春天，刚刚度过六十大寿的还有钟镇涛。下一个恐怕就要轮到成龙了。经历过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在圈内拼搏大半生的几位大哥，一个接一个迎来自己的“六十大寿”。

一个人的生日宴会，体现了他的人脉、地位，更体现了他的个性与喜好。比如梁朝伟庆生，就体现了他一贯的低调，五十大寿也只是请了钟镇涛、林青霞、张学友等少数几位好友庆祝，搭配的是红酒与一个很小的蛋糕。所以，梁朝伟是影帝，但不是香港娱乐圈的大佬、大哥。

曾志伟的这场“六十大寿”正是作为香港娱乐圈大佬地位的彰

显，他本人有今天的地位也励志地诠释了何谓“香港梦”。身高不足1米6的曾志伟，由小小的武行出身，演艺圈各行工种都做过，以谐星形象立足。可他的成就远远超越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谐星。

他是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得过金像奖和金马奖，拿过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是广州政协委员。香港演艺圈发生大事件，曾志伟都站出来发声、协调，矮小的胖子身影出现在许多场合。

要好的导演拍新电影，他帮忙联络演员、筹措资金。TVB想请大明星回巢再拍电视剧，曾志伟依靠自己人情联系周润发、刘德华。某种程度来说，他等于半个TVB。

朋友要办婚礼，曾大哥出手相助。遥记梁朝伟与刘嘉玲大婚时，众多明星好友齐聚不丹，不丹

王室也来祝福。这多亏曾志伟从中牵线安排。要知道，不丹只有一个航空公司、三架飞机，每年最多只允许一万名外国游客入境，想去不丹要提前很久预约。但是曾志伟能搞定这个“神秘王国”。

所谓两肋插刀也包括打架。去年曾志伟因打架事件闹出新闻，起因便是被打的餐厅老板爆料称娱乐圈一些明星吸毒。而他自己也曾因言语得罪人被打。这个江湖的黑白两道，他都趟过。

几年前，曾志伟在新娱乐华语主持人论坛上发言：“除了知识，主持人还需要人生经验，为什么今天曾志伟成为一个不错的主持人，有一个东西你们还是没有——江湖地位。”

人到六十，如刀岁月迎面而过，赚得的不就是一个江湖地位么。

你看

《毒战》

导演:杜琪峰
主演:古天乐、孙红雷、黄奕



《毒战》是杜琪峰讲故事讲得最单纯，也最紧凑的一次。这几乎与他从前的风格大相径庭。整部电影以极其大量的分镜头提升着叙事的节奏，没有提供让你停

下来欣赏他个人风格的时刻。全片以一个悬念开始：古天乐开着车东倒西歪地撞进一家饭店，他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后来怎样了？观众刚被吊起了兴趣，影片转头随即抛出了孙红雷卧底缉毒这条线。然后迅速将孙与古两条线合一，展开了更为戏剧性和更为激烈的叙事步骤。这种紧张感在影片中段，孙红雷扮演“哈哈哥”那里达到第一个高峰，并在被迫吸毒和冰水解毒那里掀起双重高潮。之后，更是一直延续着这种高频率的悬念，直到让人意想不到的大高潮。

《厨子戏子痞子》

导演:管虎
主演:刘烨、张涵予、黄渤



本片首先让人记住的就是花哨的服装、化妆与夸张的表演，就像那对着银幕扭腰摆臀、一个劲抛媚眼的黄渤一样，这部影片有着一颗肆意无度的玩心。整部电

影看下来，满是各种唬弄与缺乏说服力的转折，让这部电影从根上就很难站住脚。就像核心事件里的“装傻斗疫苗”，这里面真的有很周详的计划么？几个燕大高材生看起来一专多能，在谋划策略上却是一塌糊涂，整个计划也是走一步算一步的瞎打乱撞。更不让人满意的还有叙事。各种回忆与插叙既破坏了节奏，也没有很好地实现反转，只透露出创作者在叙事上的偷懒与信心不足。

你听

《糙》

艺人:赵照 厂牌:独立音乐



《糙》是我2012年听到的最纯粹的内地民谣专辑。很明显，赵照就是一个民谣世界的守望者。在这个民谣被边缘、被融合、被文艺、被时尚的年代里，赵照依然用他的第三视角捍卫并守护着民谣的纯粹性。这种纯粹性，是在有限的音乐空间里，尽可能多地呈现最本质的歌唱，而非花枝招展的外表。相比于首张专辑，新专辑的题材更加开阔了，赵照分明带领着我们回到现实，穿越过去，进入一个诗歌和民谣的五光时代。

葵花点穴



韩松落，西北人，写专栏，作小说，看电影，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

杜海涛与围观学生起冲突的事儿，有两种说法。

一种来自网友“释不归”：“芒果台某娱乐主持河南拍戏期间，因大学生粉丝碰掉了其墨镜，竟然出手殴打大学生，现场一片混乱。”另一种来自“芒果星闻社”：“昨日杜海涛在河南柘城拍《这个大叔不太囧》时与当地的高中生发生争执，导致海涛动手打人，原因是有学生找他合影拍照，非要他把墨镜摘掉，海涛

墨镜不是真正的导火索

没摘，学生自己伸手去摘，导致海涛厌烦发生了口角。”

两种说法的区别，在于是否“碰”还是“摘”。是学生粉丝在拥挤中无意碰掉了杜海涛的墨镜，还是不满杜海涛合影时不肯摘掉墨镜，自己动手去摘？两个动作，有根本区别。当然，两种说法的发布者，一个是娱乐圈的冷眼旁观人，一个是芒果台的粉丝，心态各不相同，真实性都需要甄别。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尤其在众人聚集的地方，每个微小的人性格中那些尖锐起伏的点，往往得到人群汇集出的气场撑腰，激发出各种平日绝难想象的举动。明星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往往伴随镜头难以捕捉到的龃龉，推搡摸掐揩油，都是寻常事。

柳岩曾在出席活动时被胸袭，何洁在她的书《何年何月何大宝》

中，写过她在演唱会现场被人摸屁股，上台前被摸，下台后还被摸，“我转过身去就大喊谁摸我屁股”，就连成龙，也在通过拥挤的围观群众时，被人用小刀割头发——这种举动简直匪夷所思，但聚光灯下，人海之中，本就是非常地带。

置身于这种气氛之下，警觉、倦怠、疲劳交织着，使得被围观者的情绪接近临界点，轻微的举动，不论是“碰”还是“摘”，都会引起情绪沸腾。

但对于明星，人们又有另一套标准，“碰”或者“摘”，已经不重要，在他们被围观的天然使命之下，已经没有区别，暴露在视野里的人都活该，淹没在人群中的人也都无辜，人们关注的区别，只在于当事人的应对，无论如何，都不能表露自己的不满或者委屈，要尽量做到得体大方，如果能展现幽默感，更会让各方交口称赞。

杜海涛的应对，显然是最糟糕的一种，动手和开骂的瞬间，他已经把“碰”或者“摘”的区别彻底抹去，把目光引向了别处，让自己在几个小时之后就置身于网站制作的“殴打群众的明星”专题之中。

若再往前追溯，还会发现，引起不在现场的网络围观者不满的，并非他的动手，而是他在此前的墨镜出场、保安护驾。他此后遭遇的吐槽，更像一种Anti行为，和事情真相如何谁是谁非关系不大，针对的是他的出场姿态。内地的Anti-fan组织并没真正浮出水面，但Anti其实是一种心态，在一切出位言论和略显矫情的做派面前，被激发出来。

做明星的荣与辱，荣耀与辛酸，就在这些微妙的时刻，尽显无余。摘掉或者碰掉墨镜，不是导火索，憨厚乐天的荧屏形象，和墨镜出场之间的反差，才是真正的导火索。

由然而声



李然，人大新闻学院毕业，一眨眼做了11年记者，弹琴看书之余，专注于撰写评论和深度报道。

最近成龙又成了舆论焦点，因为媒体爆出他计划捐四栋有百年历史的徽派古建筑给新加坡科技大学，于是争议声四起，有的说，他不应该让文物流失，有的说，古建筑在国内难拆迁，送到国外保护起来也是好事。

在这件事上，我比较支持成龙，也希望此事激起的舆论风波可以刺激一下相关地方和政府部门麻木的神经：以前没钱的时候保护不了文物，古建筑被拆迁队干掉搞开发，如今地方政府有钱了，也该想想如何补上文化欠债。

成龙收藏有十栋古徽州建筑，购于20年前，包括厅堂、戏台、

成龙的古建筑捐哪儿不重要

凉亭等，当时这些老房子要被拆除，他看到觉得可惜，于是买了下来，让人将房子的构件一块块拆下来，逐块标记、修补，再运到香港，存放在一间仓库里。

这次捐出的，就是其中四栋。成龙与新加坡科技大学在2009就达成了一致，当年新加坡教育部曾发布公告表示感激和欢迎。这些古建筑构件已于2010年运抵新加坡，新加坡科技大学会将这些建筑按原样组装，安放在位于东海岸的校区内，预计2014年完工。届时，这些古建筑将被用作互动、娱乐空间，或作为“活教材”使用。

事实上，在决定将古建筑捐给新加坡之前，成龙多年来曾跑了安徽、台湾、香港等很多地方，询问包括“国家最高级别的文物官员”在内的很多人，“但谁也没真正关心这事”。

当然，在为古建筑寻找新址的过程中，成龙大概也提出了一些私人要求，比如，2002年和2009年两次通过香港旅游发展局向特区政府提出捐赠古建筑构件，香港特区政府

发言人日前对《人民日报》透露，成龙当时捐赠是带有附加条件的，包括要求在建筑中设置成龙展览馆和私人办公室，特区政府认为，拨出政府土地，并且动用公费来兴建私人展览馆和办公室不合适。

即使不为成龙设置展览馆和办公室，迁入这些古建筑也是需要不少花费的，除了不菲的地价之外，还有人工和维护成本，对地方文物保护单位来说，这是不小的负担。而且，这些百年古建筑，可能在某些官员看来，不但不算是什么文物，而且还是“发展的阻碍”，不拆了旧的，怎么有土地进行商业开发，一堆朽木于政绩何用。

在缺乏保护的状况下，皖南休宁县黄村的古民居“荫余堂”在2003年被拆成700块木件、8500块砖瓦、500块石件，装进40个国际标准货柜，运到了美国的埃塞克斯博物馆，当时消息一出，震惊全国，但也就是震惊一下而已，古建筑的命运还是无法改变。

不过，对于成龙的这几栋古建筑来说，事情又起了变化，随着

媒体的大量报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地方政府表现出了“负责的态度”，作为古徽州地区代表的黄山市通过媒体表示，希望促成成龙把这些古建筑捐回徽州，黄山市政府将会提供资金、人才、土地的支持，甚至有消息说，黄山市长将亲自拟一封给成龙的公开信。据称，此事明天就将有一个结果。

成龙在电影《十二生肖》中饰演的侠盗杰克说过一句话：没人可以从别人的国家抢走人家的文物，摆在自己国家的博物馆。

这句话说得没错，不过，如果自家的文物总是摆在别人的博物馆里，那一定是自家出了大问题。就今日的情况而言，好东西不是被别人抢走的，而是毁在自己的手里。

从当年梁思成先生呼吁保护北京城墙而不得，到如今各地拆除真古董新建假古董的事例屡见报端，成龙的几栋已经离散的古建筑构件，真的只是沧海一粟，无论是捐给新加坡还是黄山市，其实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如何改变我们无处不在的短视和粗鄙。